



人民文学奖

历年获奖作品精选

中短篇小说卷（上）

2003—2008 茅台杯

灵魂的拷问，生命的遐思，性灵与真我的表达

人民文学杂志社 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人民文学奖

历年获奖作品精选

中短篇小说卷（上）

2003—2008 茅台杯

灵魂的拷问，生命的遐思，性灵与真我的表达

人民文学杂志社 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民文学奖历年获奖作品精选·中短篇小说卷/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 —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624-5042-9

I.人… II.人… III.①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② —作
品集—中国—当代③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8606号

人民文学奖历年获奖作品精选

中短篇小说卷(上)

人民文学杂志社 主编

策 划: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王伦航 版式设计:周 娟 刘 玲

责任校对:谢 芳 责任印制: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4 1/16 总印张:58.5 总字数:841千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042-9 总定价:8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目录

2003 年度

中篇小说

003 熊正良·我们卑微的灵魂

048 荆永鸣·北京候鸟

089 池 莉·有了快感你就喊

短篇小说

155 魏 微·大老郑的女人

172 戴 来·茄子

2004 年度

中篇小说

187 映 川·不能掉头

227 晓 航·师兄的透镜

268 陈应松·马嘶岭血案

短篇小说

314 莫 言·月光斩

323 张 楚·长发

336 须一瓜·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

2005 年度

中篇小说

355 葛水平·喊山

391 杨少衡·林老板的枪

434 孙春平·怕羞的木头

短篇小说

471 石舒清·果院

480 刘庆邦·鸽子

2003 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 授 奖 辞

中篇小说

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敏锐地探讨了底层群体脆弱的生存状况,真挚地彰显了他们的精神尊严;荆永鸣的《北京候鸟》具有如同生活本身的质朴和生动;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则具有从容、浑厚的叙事品格。上述三篇作品致力于认识和表现生活中的基本经验,且达到了相对完善的艺术水平,评委会决定,授予茅台杯人民文学奖。

短篇小说

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以丰富的细节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极具质感地表现了特定的时代氛围,敏锐地探讨社会意识和社会身份的变迁;戴来的《茄子》则从偏僻的角度机智地分析了现代人面对的内在焦虑和意义疑难。两篇作品均于简明中达到复杂,这也是评委会在确定短篇小说得主时所持守的标准。

熊正良

我们卑微的灵魂

我叫马福。我从前是个挖煤的,在南方山区一个国营煤矿里挖煤。挖煤很苦,南方的煤也不像人家北方的煤,动不动就是一大片,我们那儿的煤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就像满山找牛粪似的,找到了也只有那么一泡。可就为了采那一泡牛粪似的煤,我们往往要提着心,爬过一条长长的鼠洞似的巷道。我就这么战战兢兢地挖了几年,后来被调到地面上来管装卸,你不知道那种感觉有多好,你能看见天,能看见阳光,看见刮风看见下雨,尤其是你再也不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我想我的日子过出头了,可谁想到没多久矿上就停产了,一开始还发点生活费,到后来连生活费也不发了。

我就带着儿子马文到这里来了。我只带着儿子,没带老婆。老婆的事就不说了吧,说起来也是没脸的事,这样的事是个男人都不愿意说。

省城毕竟是省城,总能找到活儿干,我也不挑不拣,我是个挖过煤的人,什么脏活苦活不能干哪!这些也不说了。一晃就这么些年过去了,儿子也大了,按理说我心里该松下来了。儿子就是一根绑在心上的绳子,儿子大了这根绳子就要松一松了。可儿子不争气,这根绳

子解不开。像我这么一个人,不能跟人家的帮,让儿子学这学那,我连搭读费都交不起,只能拣那种边边角角的学校,让儿子有个书读就行了。说实话我是尽了力了,拼了老命,指望鸡窝里能飞出一只金凤凰。现在看来我的指望是落空了,我不知道这该怪谁。怪我吗?我还能怎样呢?怪儿子不争气也不对,你把他送进那样糟糕的学校,还指望他能读出来?除非是个超级天才。再说我也没本事生出一个那样的天才。说起来他也可怜,跟着我吃了不少苦,连个像样的窝都没有,稍微懂点事了就知道自己低人一等,说话时声音像蚊子,看人都不敢用正眼。

话说回来,我不怪儿子怪谁呢?你既然知道自己低人一等,你就认命啊!低人一等有低人一等的活法,老老实实地做你的事,像我这样,手挣嘴吃,不也过来了吗?可他一天到晚气哼哼的,像谁欠他的似的。一个世界都欠他的。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反正是一点一点地变过来的,这从他那双眼睛里看得出来,那双眼睛看什么都跟看仇人似的。比如他看着一只碗或一只瓶子,我总担心瓶子或碗会被他看得炸开来。他的恨意太大了,就像一把磨得飞快的刀,让人浑身发冷。他恨谁呢?我们的日子不是过得还好吗,你不能去跟别人比呀,人比人气死人,你要知道自己是誰呀。

他喜欢跟丘巴和李国在一起,我也说不清丘巴和李国是什么人,我见都没见过他们。我只见过李国的妹妹,马文把那个女孩子带到我这里来过一回。那女孩子叫李美芳,长得有点妖,看起来比马文大。我是过来人,我看动静就知道他们有关系了。我找一个借口把马文叫出来,问他跟这个李美芳到底怎么回事。马文瞪我一眼,说你管这么多干什么?我说我不是管,只是问问,我是你老子,问问都不行吗?可他不把我当老子,他很不耐烦地说,有什么好问的?他的声音很大,我想人家女孩子都听见了,就不好再说什么。我管不了他了,他被这个李美芳迷住了。他一个童男,刚尝到滋味,我还能把他拉回来?我知道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动他。

既然儿子不让我问,我就留心看李美芳。我觉得那女孩子除了妖一点,比马文大一点,别的都还好,也有礼貌,在我那儿呆的时间不长,就甜嘴甜舌地叫了我两声叔叔。进门叫一声,出门叫一声,尤

其是出门时,还笑了笑,说,叔叔我走了。这使我觉得她比我儿子对我还亲,我心里多少好受一些,我想要是她真做了我的儿媳妇也不错,我艰难一辈子,说不定到老还要享她的福。再说有了她,马文兴许能好一点,很多人都是这样,有了女人就好了,身上的火就灭掉了。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想是这样想,心里还是放不下。我担忧什么呢?现在看来,一个人只要担忧,肯定有他担忧的道理,只是当时不明白罢了。

事情还是出在李美芳身上。据说有一个叫老扁的人在打她的主意,不知道老扁把李美芳怎么了——这些事情我是一点都不清楚的,反正后来马文他们跟老扁打了一架。老扁人多,把马文和丘巴李国打得挺厉害,三个人都鼻青脸肿,丘巴头上还挨了一砖头。丘巴就去找他表哥,说他表哥能弄到枪。他表哥不知从哪里给他们弄了两支假来福枪。他不说是假枪,只是把枪给他们。就是假枪也害人哪,那个表哥真是的,怎么能给他们弄那样的枪呢?太像真枪啦。他们也不知道天高地厚,拿着假来福枪就去找老扁算账。

他们追着老扁从城东古贤路后面密密麻麻的房子里钻出来,然后一直往南,穿过南大街,从阳光商场旁边的小巷子里蹚向福顺路往西跑,七弯八拐,最后从西门跑到省府大院里去了。他们这不是找死吗?拿了枪在大街上追人,还追到省府大院去了。虽然是假枪,可谁知道你是假枪呢?西边那个大门口也不像过去那样有站岗把门的,站岗的都去把里面小院的门去了。小院都有铁栅栏围着,用得着把门吗?几个大门都敞着口在那里,跟大马路都接通了,让人和车都随便进出,连收破烂的都跑进去在里面瞎转。为什么不把住门呢?那是什么地方?说是说放开了,可那毕竟是省府大院哪,你随便溜达不要紧,可你拿着枪在里面追人,性质不一样啊。

正是下班的时候,里面几条路上都被人和车塞得满满的,有他们自己院子里的,有从东门南门抄近路插进来的,那么多人那么多车,却没人拦住他们。想想也是,谁见了这种事不像见了瘟神?换了我也一样,躲还来不及呢。车啊人啊就像风中的庄稼似的,往一边倒,给他们空出了一条大路,他们就像跑在荒地上,没一点遮拦。他们都不吭声,不喊不叫,追的不喊,被追的也不叫,都像剃了头似的

跑。跑到大院南门那里,丘巴开了一枪,只见火光一闪,一个戴眼镜的女人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捂着大屁股没命地尖叫。她叫什么呢,不过是假枪,伤得了她的屁股吗?她是吓慌啦。

他们从西门进去,从南门出来,在里面跑过了两条马路,一条直的,一条横的,像风一样,一刷就过去了。出了南门,还是像风一样,又一直跑到四交路。在四交路桥下,丘巴又开了一枪,老扁往前一栽。老扁也是被吓倒的。老扁紧接着又爬起来。李国说他妈的还放不倒他!就从马文手里把枪抓过来,抬手就是一枪。他们也不知道是真枪还是假枪。说实话那枪确实像真的,搂一下就一团火花。老扁又吓得摔了一个跟头,这一次老扁不急着爬起来,怕他们又开枪。老扁趴在那里装死,装得很像,一动也不动,见那三个人走了,才坐了起来。他的脑袋磕破了,他就蘸着脑袋上的血,在桥下的水泥墙上写马文他们三个人的名字,一笔一画都写得清清楚楚,写完了才走。

老扁也真是厉害的角色,把别人的名字写在那里,自己却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人家又没伤着你,你自己磕破了头,却弄得像真的似的。不肯饶人哪。

如果那天下午王秀梅能把马文叫住也好。马文拿着来福枪从古贤路上跑过去的时候,王秀梅正把中午摆出来的桌椅搬回店里,马文的影子在她眼前闪了一下,她把脸歪在肩上蹭汗,正好看见马文跑过去,接着又看见了马文手上的来福枪。

说到王秀梅,我真不知怎么说。别的地方叫相好,这里怪怪的,叫打联。其实也就是那种意思。我想都不敢想要跟她打联,我怎么敢想呢,人家比我年轻,还有一个小酒店,雇了两三个伙计,我是什么?就像一根糟木头和一棵树,我怎么配得上人家呢?虽然她一直对我很好,也很关照,但我从不敢往那方面想。至于后来我跟她打联,也是我一时糊涂,借了酒遮脸,把事情做成了这样。这以前我还三天两头到她那里去,帮她进点货或做点别的,但有了这事以后我便不大好意思去了,我总觉得这事我做得太亏心,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好在人家给了我面子,让自己受了委屈,却没有拿巴掌打我的脸。

凭良心说人家王秀梅真是个好女人。不但对我好,对马文也好,

从小到大,马文没少吃她的东西,逢年过节还会给他买件衣服买双鞋,就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说句不要脸的话吧,我之所以对她做了那种事,也是老觉得她不是外人,而是马文他妈。我早已不想马文的亲妈了,连她的样子都记不起来了,我想要是王秀梅是马文的亲妈就好了。那天晚上我就是这样说的,我说我越来越觉得你是马文他妈。王秀梅一边吃瓜子一边笑,把脸都笑大了。我被她笑得不好意思,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我说我没那样想,真没那样想。她说你就是那样想想也没什么关系,我又不是什么黄花闺女,想都不准你想一下。我的胆就大了。这是色胆。这么些年我都干熬着,熬得我以为自己没有色胆了,我没想到我一下子就色胆包天。这都因为她,她当时那样子也由不得我的胆不大。就像一把火燎着了一堆干草,我呼呼地烧了起来,接着我就不要脸做了那件事。我做那件事的时候,王秀梅又软又湿,用手托着我的腮帮问我,马福,你真想要我做马文他妈,是吧?

那天下午王秀梅看见马文拿着枪,一下子就发起抖来,虽然她不认识来福枪,更认不出那是假枪,但她认为那肯定是枪。她像筛糠似的抖着,死死地盯着那支枪。后来她对我说,她一见了枪心口都是凉的。她说马文你拿着枪干什么?你哪来的枪?她挺着腰,双手把住桌沿,直着脖子看着越跑越远的马文,眼看着马文就要跑上大马路了,又破开喉咙喊叫起来,马文哪你回来!你把枪扔掉!你听见没有!你是在作死呀你昏了头吗!

她喊得眼前发黑,把喉咙都喊破了,等眼前的黑色不见了,马文也不见了。她巴不得是自己看错了。她想我看错啦?她感到嗓子眼儿里痒,咳了一声,吐一口痰,她看见自己的痰是红的,是血。她呼地放下桌子,对店里的伙计说,不得了啦,我要去找马福,他不得了了,他出了大事了!她说就跑了跑起来,没跑几步又伸手拦了一辆的士,拉开车门滚了进去。她对司机说,快点哪杀人啦!司机说谁杀人?她说马文哪!司机说马文是谁?她说马福的宝贝儿子呀!司机又说,马福是谁?她说马福、马福……他是谁关你什么事?你开你的车吧你!

王秀梅在福顺路上又看见了马文。马文的背影在前面一颠一颠的。她对司机说看见了吗?拿着枪啊!司机说瞎子才看不见。司机

松一下油门,车慢下来,像乌龟似的往前爬。王秀梅说你快呀,追上去呀!司机说憋包才追上去。王秀梅说我加钱。司机说憋包才不要命要钱。司机说着把车停在路边,要王秀梅下去,他说我不误你的事,你去追吧。王秀梅说你简直没人性呀。司机说你有人性你去追呀。王秀梅气呼呼地说,我当然要追,我不像你没人性!

王秀梅又像一只瓜似的从车里滚出来,跌着往前跑,没跑一会儿就上气不接下气。马文跑得太快了,他的影子已经闪到另一条街上去了。王秀梅知道追不上了,但还是扬起一只胖胖的手,说,马文哪,你要想想马福呀,马福把你养大不容易呀——

可是马文根本没有听见她的话。他什么都没听见。

王秀梅愣了半天,才想起来要去找我。后来王秀梅一直在找我。因为嗓子眼里又疼又痒,所以她老是像只鸽子似的发出咕咕的声音。她一路咕咕叫着来到报社。她大约有点糊涂了,都到下午了,她怎么还到报社去找我呢。门口站岗的武警问她找谁,她说我找马福。武警说马福是干什么的?她反问人家,难道你不知道马福是这里的模范送报员吗?她以为一个模范送报员有多么了不起,人人都要认得他,其实有谁认得他呀。她没想到武警会拦住她,不让她进去。她说你没听见吗?马福是这里的模范送报员,他每天一大早就要到这里来上班,你为什么不准我进去找他?

她自己都说马福是一大早来,那么她肯定糊涂了,忘了这时候已经是下午,而下午我一般都干别的活儿去了;就是上午我也不在这里,我一大早就驮着报纸出去了,我哪里能在这里的大楼里上班呢?但武警不跟她说这些,就是不准她进去。她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我有急事,我都要急死啦!她一急,又吐了一口痰。武警盯着那泡血痰,皱着眉说,你怎么不讲文明,在这儿吐痰?!王秀梅说我错了,我擦掉它,我擦掉它你让我进去找马福行吗?武警说,你必须擦掉它,但是你不能进去找什么马福!

王秀梅的眉都飞到额角上去了,她一生气就是这样。她恶狠狠地盯着武警,横着身子往里走,她说老娘没工夫跟你在这里闲扯,你有本事你把老娘毙了吧!武警一把扯住她的胳膊,她怎么也甩不掉这只手,这只手像钳子一样咬住了她。她急得直跺脚,她说我真是糊

涂了,你放开!武警说我不能放开。王秀梅说我不进去了,你放不放?你不放你就是调戏妇女!

唉,也真亏了她王秀梅,快四十的人了,对人家一个满脸孩子气的武警说那样龌龊的话,把人家的脸都羞红了。王秀梅不管那么多,抽回胳膊便急急地往外走,边走边说,我真是急蒙了心,我只要传马福就行啦,我跟你一个当兵的扯什么?

王秀梅就在报社对面的邮政报刊亭打电话传我。她传了一遍又一遍,眼巴巴地盯着电话机,把眼睛都盯直了,最后她打给人台,气呼呼地对接线小姐说,你告诉他,别以为我让他上了手我王秀梅就是个贱货,我没那么骚,不会死缠着他要跟他睡觉,我传他只为他儿子,他儿子出事了,出大事啦,他马上就没儿子啦!接线小姐说,这是留言吗?她恨恨地说,不是留言是什么?少一个字都不行,少一个字我投诉你!

那天下午我没有听到传呼。我在一大堆旧杂志里忙着,我的外衣和传呼机都扔在这家杂志社的办公室里,而我则在楼下的仓库里给他们清点旧杂志。就在前不久,这家杂志社搞发行的老曹要找一个送摊的人,他一大早就蹲在一个报亭旁边,我送报纸去的时候他叫住了我。他说他蹲在这里观察了很久,看来看去只看见了一个老实可靠的人。他说这个人就是你。人家这么信任我,我当然高兴,他要我给他们打打杂跑跑腿,新杂志出来了就给他们送送摊,我一口答应下来。靠送报纸挣不了几个钱,所以我还要找一些别的事情做,而这一次是人家找到我,又信任我,我怎么能不干呢。我本来就是个送报纸的,送几本杂志不过是顺带的事,又不要挑着扛着,虽然也挣不了多少,但挣一点是一点,这样我才能把我的日子过下去。

这两天老曹要我给他们清一清旧杂志。一屋子散发着霉味的旧杂志,我忙了一个下午才清出了一个角。下班时老曹把衣服给我带了下来,叫我明天接着干。他说我的传呼响了一下午,叫我掏出来看看。但我没掏。我的手都是黑的,那些旧杂志看起来不脏,但你翻着翻着你的手就黑了。一个传呼机在我眼里跟宝贝似的,我怕脏东西粘在上面擦不掉把它给弄坏了。我披上衣服就走了。我想大概是找

我干活的吧，反正现在也没工夫，等回家洗了手再看也不晚，我哪里知道是这样的事呢。

我累了一天，晚饭就不想自己做了，便在一家快餐店买了一份三块钱的盒饭带回去。买盒饭的时候，警车在大街上呜呜地叫着，旁边几个人就说今天又出事了，说有人拿枪杀人，怎么追怎么跑，又怎么一枪把一个女人打下了自行车。说得眉飞色舞头头是道。我没怎么在意。我拿了饭就走了。

我住在橡胶厂对面的民房里，一间十二个平方的房间，月租金八十块钱。我儿子马文没有跟我一起住，前不久他把几件服装装在一个包里背走了。我问他去哪里，他说他有地方住。他只说这一句，他跟我没有多余的话。后来我才知道，他跟那个李美芳住到一起去了。两个人什么名堂都没有，就住在一起，这像什么话？我说过他一回，我说这很不像话，这简直没有一点名堂。他说什么名堂？你有名堂？

他这样顶撞我，无非是说我和王秀梅的事。他们怎么能和我们比？我和王秀梅都是有年纪的人了，混一天少一天，混到哪天算哪天，他怎么能这样？他的日子还长啊。我对他说，我是没名堂，但你别学我呀，你不能没名堂呀。他撇撇嘴，理都懒得理我。他一句也不肯听我的，我辛辛苦苦拉扯他，到头来他的骨头全是反着长的，真叫人心寒。可有什么办法呢，该说的我还要说，谁让我是他爸爸，他是我儿子呢。

像我一样图便宜租住这里的还有不少人，大家都熟，我蹲在门外洗脸时，他们也说有人拿枪在省府大院里杀人，说武警都调动了，问我看没看见，我说只听见警车叫。我还是不大在意。如今这种事也不稀奇，报纸上电视上都有，再说我一个手挣嘴吃的人，也没有闲心思来管这种事。

我把自己洗干净了也没把传呼从兜里掏出来。我把这事忘了。我忙着收拾东西，把衣服鞋子装在一一只纸箱子里，锅盆碗盏装在另一只纸箱子里。明天我就要搬家，王秀梅说我这里不方便，一条走廊上全是门，来来去去都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她说你去租间楼房吧，哪怕一室一厅也行呀。她说的也是，你一个男人，怎么让人家在这种地

方跟你打联呢？一扇门都关不严，门缝大得能钻进一只两岁的老鼠。就算你自己不弄出响动来，万一哪个齄齄鬼把眼睛贴在门缝上，不是什么都被他看去了？这样一想，我就去租了一间，离这里不远，就在前面小街的背后，照王秀梅的意思，是个小小的一室一厅。我自己弄了弄，扫了扫地，掸了掸灰尘，准备明天就搬过去。

晚上我喝了点酒。我喝的酒都是在前面小街上湖北老店里买来的散酒，酒虽然便宜，但喝不坏人。都说湖北人是九头鸟，可那个湖北人挺厚道，喝他的酒放心。我都是用一个塑料壶到他那里去买酒，我喝得不多，但总要喝一点，从前在水渍渍的巷道里爬来爬去，落下了筋骨病，有酒养着便觉得要好一些。喝了酒，吃了饭，便歪在床上看电视。虽然电视机是从旧货市场端来的二手货，但除了色彩差一点，看还是一样看的。说实话我对我目前的日子挺满意，我觉得我过得不错，什么都不缺，还有一个打联的女人，多好。

我在电视里也看到了那件事，但我不知道那会跟马文有什么关系。我看见一个女人在那里说，法网恢恢，这几个持枪歹徒是跑不掉的，我们的公安干警很快就会将他们绳之以法。我便换了一个台，我不喜欢看新闻，喜欢看电视剧。看着看着瞌睡就来了，我便关了电视，把电视机也装进一只纸箱子，然后摸出传呼机准备关了它睡觉，这才看见了王秀梅那几句话。我的瞌睡一下就没有了。我打了一个激灵，就像一盆冷水浇在背上。这以后我背上一直是凉的，冰凉冰凉的，就是现在也还是冰凉的。

我蹿出门去，骑上我那辆用来送报纸送杂志的自行车死命地跑，我一边跑一边想马文到底出了什么事，出了多大的事？是被人打了还是被车撞了？还是他打了人？他和丘巴李国在城北果品市场搞了个批发部，是不是在那里惹出事来了？我跟他说过凡事退一步呀，我们惹不起事呀，我们只求挣钱吃饭呀，不听老子的话吧，出事了吧？我就这么一路瞎想着，我没想到人家说的和电视上说的就是他。我怎么能想到小时候看人都不敢用正眼的儿子，今天会麻了胆呢，敢把一支枪拿在手上！直到我赶到王秀梅那里，听到王秀梅亲口说了两遍，我还是不敢相信。

王秀梅只穿着汗衣。她是穿着汗衣光着两条腿跑到楼下来给我

开的门。她的店是个两层的门面，她在楼上隔了个放张小床的地方。见了我她气鼓鼓的，回到那张小床上，坐在那里用鼻子哼一声。她的喉咙还疼，说话时动不动还咕咕两声，她说怪不得你不回传呼，以为我骗你？你说我骗你干什么？骗你到我这里来？我发贱了是不是？

我结结巴巴，我的舌头都大起来了。那一刻我真是灵魂出窍了。我说他、他哪、哪来的枪、枪？他、他……怎么敢、敢拿枪？

见我这样，王秀梅没那么凶了，给我端了一杯水。我看着她。我哭了起来。我的眼泪落在茶杯里。我很不像样地哭着说，这个畜牲，他怎么敢、敢拿枪啊？

我哭了一阵子，就要去找马文。王秀梅说这都半夜了，你到哪里去找他？我说我到处去找，我就是要找到他，我找到了这个畜牲我就打死他，免得让别人打死他。我说法网恢恢呀，会将他绳之以法呀，他跑不掉呀，他没有生路了呀，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带大的，我亲手打死我心里好受一些呀……

听我这样说王秀梅也哭起来了。她的眼泪一滴滴往下落。她说那就去找吧，她一边说一边穿衣服，我也去找吧，我们都去找吧。

我们先去了李美芳那里，人家说李美芳没上班，我们又去她住的地方。李美芳以前是跟另外两个女孩子住在一起，跟我家马文好了以后，为了方便，就自己出来租了一间。她图便宜租在郊区，害得我们骑了半天的车。我们敲开了她的门，她睡得懵懵懂懂，一副眉眼不清的样子。她说她这两天感冒了。看来她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马文到哪去了，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大概是见我脸色不对，才有些慌张起来。她慌慌张张地问，出了什么事吗？王秀梅说不在就算了，我们走啦。李美芳追着问我们，一定出了事是吧？王秀梅叫她回去睡。她说你们不告诉我我怎么睡得着呢？

我本来想说她两句，说她既然跟马文在一起，为什么不管住他，难道你光知道跟他睡觉吗？但看她着急的样子，加上王秀梅又在捅我的腰，我才没把话说出口。想想也是，你儿子出了事，怪人家有什么用人呢，也怪不上人家是不是？

李美芳扯着我的袖子，不让我走，一再说叔叔你告诉我吧。我实在不耐烦，就说了，谁知道李美芳撇撇嘴说，我以为什么事，他哪有

枪？他哪敢杀人？没事。她说得多轻巧。我说没事？那他人呢，到哪去了？她还是轻飘飘的，垂着眉眼，像肚里有怨气似的，她说，我哪知道？她说着踢踢蹦蹦地拖着鞋子回到床上睡觉去了，边走边打着哈欠说，给我带上门噢。

这天晚上我用自行车驮着王秀梅到处跑。我们跑了大街又跑小街，又从小街里钻进小巷子。谁也不知道这个城市里有多少条小巷子，我们也不知道跑了多少条小巷子。小巷子里的路灯常常是个摆设，到了下半夜更是黑咕隆咚的，地面上又坑坑洼洼。王秀梅用双手箍住我的腰。我说太颠了吧？她说颠倒不怕，太冷。想想也是，秋夜里寒气重，我在用力不觉得。我就把外衣脱给她。她说马福呀，你身上都湿透啦，你还骑得动吗？我说骑得动。我又咬着牙骑。后来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稀里哗啦地摔在一条黑巷子里。

我说摔着了吗？她说还好，你呢？我也说，还好。

她说我们回去吧，这样找没用的，无头苍蝇一样，怎么找呀？我摇摇头，说找不到也要找呀。王秀梅说那好吧，我来骑吧，你骑不动啦。

王秀梅就骑车驮着我继续跑。她一个女人，还驮着我，却跑得一点也不比我慢。我们跑得路灯都暗下去了，天一点一点地亮了起来。最后王秀梅也骑不动了，她背上的汗滚烫滚烫的，头上像蒸笼一样冒着热气。我心里不过意，我说让你陪我瞎跑了一夜。王秀梅说瞎跑就瞎跑吧。我一口一口地叹气。王秀梅又说，马福呀，你也不要这样着急，也许他们就是拿着枪吓吓人呢，不是还没听说打死了人吗？

我知道她是在宽我的心。我被她说得鼻子一酸，我说这个畜牲啊！

尽管这样，我还是搬了家。那边已经预交了房租，不搬就得两边出钱，我怎么出得起这样的冤枉钱？我就胡乱地搬过来了，横七竖八地扔在那里，收收捡捡的事都是王秀梅帮着干的。她还带来了一些画片，就像发廊里贴的东西似的，另外还有两个大胖娃娃。又不是年轻人结婚，贴大胖娃娃干什么？我心里闷气，叫她别贴，可她还往上贴，说又脏又破，墙上光秃秃的，贴了好看些，贴了热闹喜庆，你不贴